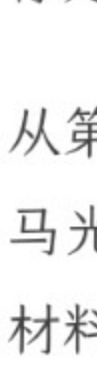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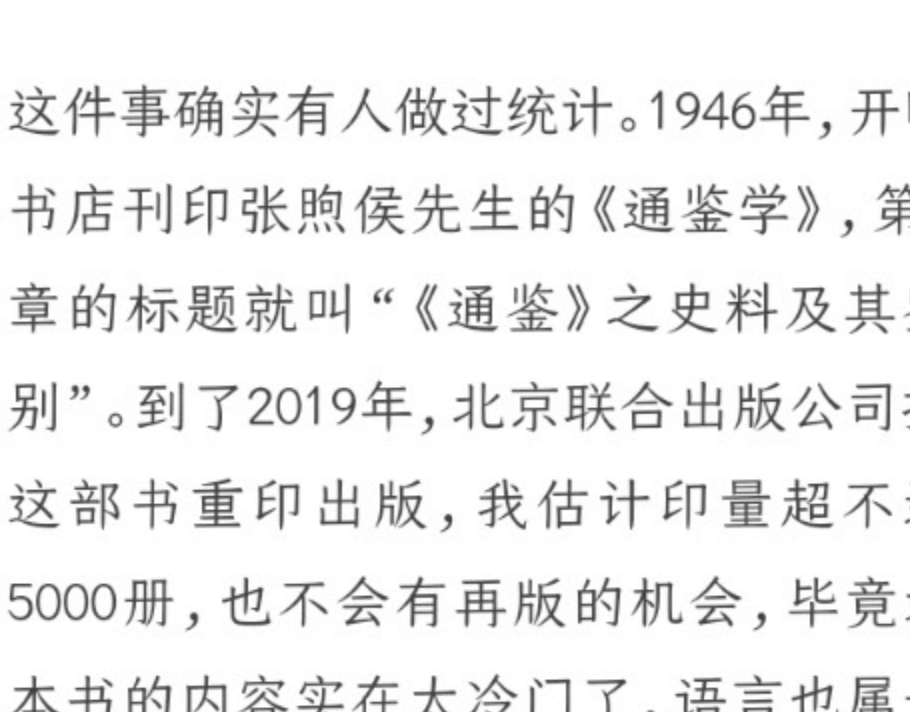
周末问答2·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用过哪些材料？

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

进入课程>

06-26



转述师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从第1季的一开始，就不断有同学来问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到底有用过哪些材料。借着周末问答时间，我对这个问题做个统一回应。

这件事确实有人做过统计。1946年，开明书店刊印张煦侯先生的《通鉴学》，第3章的标题就叫“《通鉴》之史料及其鉴别”。到了2019年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把这部书重印出版，我估计印量超不过5000册，也不会有再版的机会，毕竟这本书的内容实在太冷门了，语言也属于旧时代学者的语言，不文不白的，很不好读。

我特意查了一下“得到”的电子书库，还没有收录这部书，但你也不必特地去买，因为迄今为止，乃至在我这门小课的下一季，全部关涉《资治通鉴》的内容里，司马光的核心史料来源其实只有一部《史记》，只是很偶尔才会采录一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孔丛子》《扬子法言》之类的著作。

至于《史记》，先秦史的部分，很多内容除了采自各国历史档案之外，主要来源也就是《战国策》的内容了。只不过《战国策》的内容有各种不可靠的地方，司马迁需要小心鉴别而已。

司马迁当时搜集的史料，正因为来源太多，所以说法各异，这就让司马迁相当头疼，很多时候根本搞不清谁对谁错，只能由着不同的说法在《史记》里不和谐地共存。而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兹事体大，也就有了凡事都要统一口径的认识。

当然，这样一种努力，很多时候都难免力不从心，所以我才会从全部先秦文献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出土材料出发，给司马光做各种订正和查漏补缺。

先秦文献，数量其实相当有限，通读下来不是什么难事。泛读的话，花费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也就足够了。当然，要深入，要读透的话，随便拿一部书，比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都能轻松消磨一辈子。除了专业吃这碗饭的人和读书的偏执狂，估计没人能做到。就算能做到，也会“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”。

我会在本季最后把我这门课正文里边用到的古籍做一个简要概述，帮同学们温习一下。

问答

风雨潇潇：

最近在读讲谈社中国历史的第二本平势隆郎写的《从城市国家到中华》，作者认为《春秋》是齐国的编年体史书，是多人合作撰写的，但是成书不久，便被传为是孔子奉齐国田氏之命而作的史书，到了汉代以后，齐国田氏部分越来越模糊不清，《春秋》完全成了孔子个人的作品。《左传》是战国时期韩国对齐国做法的反击，《公羊传》则是对齐国田氏统治正当性的说明。

这一块把我看糊涂了，我复习了一下熊逸书院的相关内容，然后翻阅了您的《隐公元年》，均未找到类似说法，平势隆郎作品引用的参考文献也是自己撰写的《春秋与左传》。

我想请教您一下，平势隆郎这个说法靠谱吗？有没有扎实的出处或者研究成果呢？或者就是他的一家之言？

风雨潇潇同学的问题，也是和读书有关。我放在一起回答。

我原本没看过这本书，特意找来看了，很震惊。简单讲，这个说法完全不靠谱，并没有扎实的出处，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。而作为一家之言，论据完全给不出相应的支撑，对文献的解读过于大胆了。

对于读者来说，这样的作品很有迷惑性。书的作者是名校任教的大牌学者，出版社是自带光环的讲谈社，日本汉学界的学术水准一直有口皆碑，所以这本书怎么看怎么都该是一本很靠谱的书，但内容我觉得真的很不靠谱。

读者总是想花最少的时间读最好的书——站在这样的立场上，对这本《从城市国家到中华》就可以直接跳过不读。但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，我倒是建议不要有太强的“读好书”的意识，反而泥沙俱下的读法一方面更容易启发我们的思考，一方面会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。

即便是一本彻头彻尾胡说八道的书，只要足够畅销，也会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大众是怎样理解世界的。只要保持阅读的习惯，做一名终身学习者，辨别力迟早都会养成。

培养辨别力就像酿酒，既没必要急于求成，也确实急不来。

我觉得好的读者就像美食家，心中的食谱不是被米其林手册框定出来的，不是各处打卡，而是自由自在地吃遍五湖四海之后自然形成的。另一方面，美食家最好出身贫寒，父母也没什么烹调手艺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，口味偏好才不会过早定型，今后走南闯北的时候才不至于觉得什么味道都不如家乡的味道好。

做一名好读者，我感觉会比做一名美食家来得难些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从应试教育的体系里成长起来的，被应试教育塑造出来的读书方法论高度趋同——比如对于文科知识，我们会不自觉地想去掌握所谓知识点。那么相应地，我们对错误的知识点会极其不能容忍。在这种态度下，平势隆郎这本《从城市国家到中华》完全可以被贴上一个“误人子弟”的标签。

但是，所有的文科作品或多或少都有误人子弟的一面，因为人类的脑力处理不来如此千头万绪的知识海洋，再厉害的学者都会有一时失察、大脑短路，乃至一叶障目、不见泰山的时候，这就是文科知识的特点，就像老话说的“无错不成书”。书总是有错的，但**一本书的价值通常并不会被它的错误——即便是错误百出——所否定，而是被它的最耀眼的闪光点所决定的。**

尤其是实战派的书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从知识点的角度来看，直接扔掉都不为过，却真的可以帮你解决难题，化解心结，度过难关，更好地应对这个世界。

我自己一直太有理论趣味了，以至于在纯实战的事情上也总会歪到理论一途。这两年我在自学钢琴，这是纯粹的手艺活儿，但我总是忍不住把练习扔下，去读什么《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解读》这种对技术几乎毫无帮助的书。所以我很清楚的是，自己特别应该读一点实战派的书来刺激一下大脑。

实战派的书如果能在知识点上让人放心，当然就更好了。这几天我还真的读了这么一本书，这就是脱不花寄来的新作《沟通的方法》。

我相信脱不花在寄书给我的时候，可能是出于礼数。她这本书的第235页分明写着：“送书首先要送好书、新书，其次要在品类上挑个好兆头，比如书名有非常积极的意涵，或者书的定位很高大上。”脱不花大概没有想到，我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把她这本书读完了。

书名叫作《沟通的方法》，但你知道，我很自闭，很少和人类沟通，所以我学脱不花的沟通秘技，相当于蜗牛学习奔跑，就算学得会，也不会——并且没机会——真去施展。可以这样说，这本书和我的世界风马牛不相及。但我为什么会读，并且从头读到尾呢？

还记得我和脱不花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在“得到”的办公室里，我就像一个毫无杀伤力的食草动物，被脱不花和其他几名猎人围拢，仅仅因为我提前严格控制了饮水量，才没有在接下来的压力场景下出太大的丑。

我向来都很喜欢自暴自弃，面对面的沟通只是很偶尔的事情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脱不花的新书对我而言别有一番魅力，它完全切中我的短板，让我好奇地去想：如果哪天我走投无路，必须出门求职的话，这本书就是我的生存指南。

当然，如果我真被逼到这个份上，很可能去死。

但是，假如我没法求死，而必须在某个组织当中谋求生计的话——我把这种问题当作纯粹的智力挑战，然后给自己设计各种脱困的办法，因此发现的是，我的各种奇思妙想绝不比脱不花这本书里的策略高明。我服气。只不过，这些知识虽然我得到了，但并不会用，就像我看懂了琴谱，但并不因此就会弹了——要达到会用、会弹的程度，必须经过反复再反复的训练才行。

虽然我不可能去做这些训练，但大脑得到了新鲜而富于惊奇感的刺激。**时不时去试探一下陌生的领域，这是保持大脑活力的最简便的方法。**

这回聊得比较发散，那就及时打住吧。

我们下周再见。

划重点

添加到笔记

- 1.《资治通鉴》战国历史的部分，司马光的核心史料来源是《史记》，偶尔也会采录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孔丛子》《扬子法言》等著作。
- 2.《史记》的史料来源很多，说法各异，不同的说法只能不和谐地共存。但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却凡事都要统一口径。
- 3.一本书的价值通常不会被它的错误所否定，而是由它最耀眼的闪光点所决定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动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不会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戳此参与讨论>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5 人已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左星星 6月26日

+ 关注

这一讲让我想到了吴军老师在《阅读与写作》课里说到的，如何全面有效的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副标题是——如何省时省力地通过阅读构建一个知识体系。

吴军老师的观点是，从阅读「正统的」文献或者作品开始，再到权威的综述性文章，最后才是「有趣的」专著。

◆ 所谓「正统的」文献或者作品，在自然科学领域就是教科书，在历史学领域就是《史记》，《资治通鉴》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这样的作品。这类「正统的」文献能给你一条「基准线」，你不会「跑偏」。

◆ 所谓「权威的综述性文章」，在自然科学领域就是《自然》，《科学》等杂志，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是《经济学人》等杂志，在历史学领域就是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》这样的课程。「权威的综述」能让你方便和「专业人士」做深入的交流。

◆ 所谓「有趣的专著」是指作品讨论的课题范围一般都比较窄，而且观点会非常鲜明，甚至偏激。要注意的是，鲜明而且有新意的观点并不等于正确，有时恰好相反。在专业领域，常常只有不同的声音，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人云亦云是没人听的。

平势隆郎写的《从城市国家到中华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他的观点的确有新意，但很多只是一家之言，在读这些书之前，我们需要对正统的知识有所了解，不要把标新立异当作主流意见。

9

23

205

分享